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斯文變相 第六回 勒書價硬用蘆柴戩 混煙痛苦騙膏火錢

卻說漢心壺聽那差頭的話，趕到衙門，知道王處士的案件，被一個浙江候補的縣丞，姓繆名宗傳，聲名和王處士是親戚，稟到臬台，定要開棺相驗，追尋兇手。臬台那邊，並沒得知縣的詳文，把這人命大案，膽敢隱匿起來，實屬昏憤胡塗，不成事體，照律例上認真辦起，便要官參吏斬，所以那差頭嚇慌下來。還虧席曉蘭有些主見，和他兄弟削吟商量著一個辦法，把繆宗傳找到衙門裡來，合他商議。磋商了幾天，送他一萬二千兩銀子，由他自行了結。問起他和王處士是什麼親戚，原來王處士是個五月五日生的，繆宗傳湊巧和他是同庚，又是個同月同日，兩家母親，為著端陽毒日，諸神下降，被這血光污穢著菩薩，怕的兒子長不大，同到城隍廟裡，許了一個願。繆家太太把兒子過繼在城隍娘娘的名下。王家太太把兒子過繼在楊四將軍的名下，據那廟祝講起，城隍娘娘的娘家，也姓楊，是楊四將軍的妹妹，叫做楊玉蓮。兩家便商量起來，認了個姑表兄弟，時常的走動。王處士得意的時候，繆宗傳件件的依附他，對著朋友談起，都說是俺家伯通長，俺家伯通短。等到王處士落了魄，在玄妙觀裡擺著拆字攤，他便另換了一種口風，絕口不道這伯通兩個字，連玄妙觀也絕跡不到了。這番弄出人命來，落得借一個題目，敲詐些銀子，捐官過班去，才重行認起這門親來的。冷竹江因為漢心壺賠累，過意不去，打了一張二萬兩的鈔票，著冷鏡微親自送去。漢心壺哪裡肯收，隨到冷竹江的船上，說是錢財細故，也值得這般客氣。冷竹江也只得依了。過了幾天，冷竹江要回浙江，因為鏡微的年歲小，阿三又沒有幹辦，另外撥了一個家丁名叫高升的，跟著鏡微向興化進發。一路上平安無事。到了興化，問明了魏伯尼住址。走到西門外轉角的地方，沿城一帶，都是蘆席篷，不見什麼房屋，只有一間酒店，在石橋的左灣。冷鏡微到那酒店問時，知道魏伯尼的住宅，早經轉賣了，現在窮得乞丐一般，在城腳下第二十號蘆席篷居冷鏡微暗暗歎息，沿著城根數到第二十號的蘆席篷低頭一望，那個門只有三尺多高的光景，掛著一張破蔑席，上半截的簾子連一莖竹蔑都沒有了。係著三五莖的錢串子，錢串子打了二三十個挑花結。冷鏡微便著高升遞了門生帖子，上面寫的是受業冷鏡微五個小字。高升接在手裡，想要進去投帖，無奈生得身軀太大，那個門卻好齊著他的肚臍眼，彎著腰掀開了破席，把個頭伸到裡面一望。不提防裡面衝出一條狗來，嘴裡銜著一個破鉢子，向外亂吠。高升心上一驚，頭勢一直，把個蘆席篷的架子登時坍塌。左右鄰舍聽見這坍塌的聲響，一個個都鳩形鵠面的撞了出來。見了這個光景，便圍住了冷鏡微主僕兩人，說你們這兩位有錢的財主，到這裡撒什麼野景，偏偏在太歲頭上動了土，把魏老八的篷子弄倒了。那魏老八的事情，也還容易打發，你不知道他父親是個貢生老爺，勢力是很大的麼？聽說他家的這位貢生老爺，到江南討飯，討到一個什麼地方，被一位紅頂子的大人請了去，於今已是做了官呢。看你們兩位，怎麼樣的了結？正話問，只見斜刺裡來了一個人，頭上的頭髮，長得兩寸多長，莖莖直豎，身上披的是玲瓏八卦衣，腳上踏的是一雙草鞋，臉上黑油油的，像個非洲人的模樣。肩上挑著兩隻蒲包，攔著腰繫了一條草繩，插著一枝竹根做的朝煙袋，喘吁吁的罵那眾人道：「好好好，你們這些王八羔子，俺八少爺不在家，你們就這樣的不當心，把我的家當都衝掉了。」

停會兒俺到縣堂上要人，伯你們這些左鄰右舍，向哪裡逃走。」

說著早喘做一堆，沒精打采的向地上坐了。大家見他發了急，齊聲說道：「八少爺，你老人家須要高抬貴手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這事怪不得我們的。現在有兩個財主在此，怕不替你老人家起一座高房大廈，像那城隍廟一樣的闊大麼？」魏老八氣得直僵著，也不回言，眼裡的眼淚，鼻子裡的鼻涕，一古腦兒都流了個滿面。冷鏡微只當是發痧了，趕緊向懷裡取出一瓶紅靈丹來，吩咐高升送給魏老八的嘴邊，魏老八聞著藥氣味，越發的汗如雨注。冷鏡微心下著慌，倘然再弄出命案來，如何是了。正在心上盤旋，忽然來了一個有鬚鬚的，手裡提著一把紫砂茶壺，穿著一雙沒後跟的鑲鞋，走到魏老八身邊，兩旁的人，都喊他地保老爺。這地保老爺，把兩隻三角眼睛，望了冷鏡微一下，蹲下地去，向魏老八說道：「八哥你的財星照了命了，你那煙痛還沒過麼？」說著便向自己耳洞裡面掏出兩個蠶豆大的煙泡，安在魏老八嘴裡，魏老八嚼了下去，又喝了兩口茶。登時汗也收了，手腳也活動了，站起身來，撈著那玲瓏八卦衣，向臉上一抹，把眼淚鼻涕抹去了，喊那地保道：「大哥，你說俺財星照命在哪裡？今天早上起來吞了一個煙泡，便把俺家父做的書，挑了一擔，到城裡王太史的府上，講了半天的生意。哪知道這位王太史，真正的是豈有此理，他把這些書搬到桌子上，細細的查那書的種數，查完了種數，又點卷數，點完了卷數；又慢慢地把那頁數一五一十的數了幾點鐘，走到裡邊，拿出一枝稱蘆柴的戩來。大哥，你是知道的，那王太史是著名刻薄的人家，專打的是小算盤。他那枝稱蘆柴的戩，足足是個潮秤二十兩，我這一擔書，是有數的呀。我進了城，便在肉舖子裡，借了一把准十六兩的雞心稱，稱的八十二斤零四兩。一到王太史手裡，只稱得五十八斤，那稱稍還是往下垂的，打平了只有五十六斤。王太史還滿臉的仁義道德，說我們這些人家，是最公道的，從祖代流傳下來，便沒用過大稱小門。況且和你父親，少年時曾經拜過把子。你父親的書，雖然做了這許多，卻沒有一本合用的。倘若把這些精神，做些文章給人家做夾帶，那就值得錢了。偏偏你家令尊的脾氣古怪，著這些沒用的經學書、史學書、性理書、地理書，夾七雜八的都是些滯貨，賣到書坊裡，至多不過百文錢一斤。看著把弟兄的分上，加添二十文一斤，你看好不好？」話到這裡，地保插嘴道：「八哥，這就是你不好了，好歹這書是沒用的呀，一百二十文一斤，就照他的蘆柴稱，稱到五十八斤，也還值得七弔大錢。」

除卻還清煙賬，剩下兩弔多錢，就好過得十天的痛了。八哥，不是我怪你，這件極好的買賣不做，當真的還要做官不成？」

魏老八被他說得鈍口無言，正想附耳商量請教這財星照命的道理，忽聽哭聲大作，仔細一瞧，就是這衝倒篷子的一個外路財星。地保努著嘴冷笑，說道：「八哥，你這間篷子連地基，算起大約不過二百千，放過這位客人去罷，免得他假癡假呆的啼哭。」魏老八究竟是書香子弟，帶著三分慈悲的性質，倒也不則一聲。高升看得不耐煩，向冷鏡微講道：「少爺，休要這般啼哭，好歹給他幾弔大錢，有什麼大不了的，倘若當真誑詐，那柳鴻賓柳大人現任的揚州知府，不是少爺的世伯麼？只消三指寬的一個紙條，伯不把這些狗腿，打的打，枷的枷麼？」冷鏡微聽得高升的話，想起小人們都是一般見識，不知道自己心裡是為的魏伯尼先生，那樣的辛辛苦苦讀了一背子的書，嘔了一背子的心血，著出偌大的一堆書籍來，經他兒子用蒲包包著，經那全無心肝的王太史，用稱蘆柴的稱兒稱著，怎不教人傷心落淚！怎不教人怒髮衝冠！當下越想越氣，袖子一拂，把眼淚揩了，大罵高升：「休得開口，什麼楊大人、柳大人，要你胡說麼？」高升經了這個申斥，壁立一旁，答應了幾聲是。地保瞧見這冷鏡微，是有勢力的認得揚州知府。興化地方，本來很偏僻，提起興化縣大老爺來，已經是人人喪膽，個個寒心，經得起府大老爺，有些門路麼？地保曉得不是個財星，一溜煙的跑了。眾人見得地保老爺尚且怕他，也大家飛走似的，向那蘆席篷鑽進去，不敢出頭。

魏老八看見眾人都走，也就慢慢地提起腳步。冷鏡微一把拉住，說世兄不必走開，這個書還沒有交代呢。魏老八聽他喊自己世兄，暗暗詫異，俺父親人家都說是介貢生，十幾年沒有館地了，怎樣有十幾歲的學生呢。冷鏡微吩咐高升挑著書，拉魏老八到酒店坐下，打了兩角酒，端上四個小盆：一盆是黃花菜，一盆是淹豆腐乾，一盆是連殼的小紅蝦，一盆是細魚，盆子雖小倒有十來條堆在中間，都是帶著塵灰氣色的。冷鏡微看了半晌，實在沒有下著的地方，魏老八卻一面喝酒，一面把四隻盆子吃得空空如也。說起他父親伯尼先生，原來到了江陰，在什麼芙蓉學舍裡，考做肄業生去了。冷鏡微道：「難道尊翁六七十歲的年紀，還這般的好學麼？」魏老八道：「哪裡是好學，俺父親白髮蒼蒼的，眼花瞭亂了，便是殿板大字的書用著兩副老光眼鏡，也瞧不見它，還去學什麼？不過為的家道貧寒，年紀大了，又吃了幾口烏煙，只得騙幾兩銀子的膏火，勉強混過日子罷了。」冷鏡微十分歎息，問道：「尊翁的眼睛花了，騰起卷子來便怎樣？」魏老八道：「聽說都是八百大錢，僱一個謄錄手謄的。自己起的草稿，寫的都是拳頭大的字，如何捺到格子裡去呢？」冷鏡微看看日色沉西，便著高升挑書進城，拉著魏老八同到自己寓裡，拿出八百銀子的鈔票向錢莊兌了，替魏老八租了一座房子，餘剩的給他戒煙，做些買賣度日子。臨別的那天，魏老八把他父親的書，一齊送到船頭，冷鏡微只

得受了。打開那書一看，真個是言言金玉，字字經綸，覺得自己的胸襟，登時闊大，彷彿到崑崙山上看那世界上的山河人物一般。鎮日間在那船上，只是手不停編，口不綴讀，兩岸上的人家，聽得艙裡讀書的聲音，沒一個不撲掌大笑，笑他是天下第一的書癡。就是高升口雖不言，也怕他少爺著了瘋魔，把前次在家的心病，重行發作起來，暗地裡耽著心事。不料出了瓜州口，忽然一陣狂風，迎面撲來，打得個七零八落。要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